

誠意伯文集

一
函
十二冊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二

喬孫

孤嶼元奇重村

郁離子 十八篇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馱驪焉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異產也真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熹華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翬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爲能疑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爽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才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

事神後世乃易以上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
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
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
空穴而殷巖峴松杉栢楓莫不振何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
之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鸛
譟之於王母之使曰是雝而竒其音不祥使鸛日逐之進幽
旻焉雝委羽於海濱鸛鷄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
吾子之不爲幽旻而爲雝也我知之矣郁離子憂須麋進
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爲是也吾憂夫
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

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鋌而含鋒鏑者孰不有所
俟今弗慮也且夕有動予將安所適乎須臾曰昔者太冥主
不河洩於其岫且泐童過而憐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
冥以爲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
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之骨
皆水裂土潰於淵沮焉太冥逃客死於崑崙之墟其臣皆亡
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
子何爲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之人也何爲其然也
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姬冶

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涕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疏遠之人乎憂之何補祇自痠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士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魴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

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
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彊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爲良而
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
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
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輓賈子之治車也不以
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
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
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
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

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託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爲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爲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窠焉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岩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

與鬼爭神則隱而臥其偶鬼弗知其誰爲之也乃蟹於其鄉
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臥醺而起焉鬼見以爲是臥我者也
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臥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祇取尤
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
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
人也始於一滕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
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
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
領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

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爲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與

其鳳鳴也春中君不寤卒爲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於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爲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哂於土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黷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群

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攫腐以食
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鳥群
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譟於宮王使射之鴟死鳥乃呀而啄
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
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粟日八斗
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爲散馬散馬日食
粟五斗又下者爲民馬弗齒於官牧以造父爲司馬故天下
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
駿死馬之良驚莫能差然後以產區焉故與之北土純色者

爲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與其麗爲中乘居內廐以備乘
輿之闕戎事用之與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
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爲散馬以遞傳服百役
大事弗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
年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
旆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輿之驂
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於王王及
大臣皆右內廐旣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內廐又先上以爲
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
弗救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

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言於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
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
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
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
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於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
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爲出不虛賈
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買者之欲
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賈請
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

其兼取者趨稍緩二母其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爲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鄧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爲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仕諸綱紀之司雖曰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間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億志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旣圯次及於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餼以集工

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
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饔餼矣弗可
食矣其三曰子之至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
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
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修權歸下隸賄
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闕逢敦牂之歲戎爭大舉有薦瓠里子必於外閫者曰瓠里
先牛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
離子仰天歎曰嗟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爲先生計哉
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

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船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
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船也
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爲哉徐市
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
皇帝畱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於沙丘今
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船而得葦筏也旣而果不
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
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
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

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爲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王八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太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言毀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